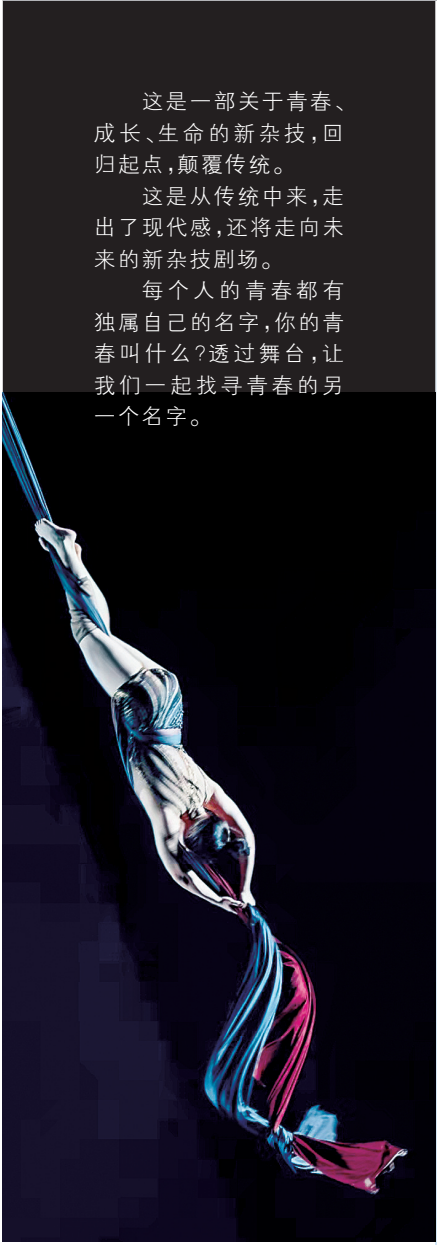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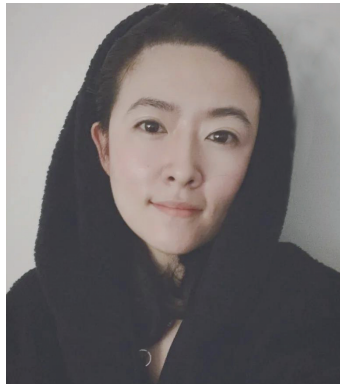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【人物档案】



赵双午：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，湖南省文联副主席，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、董事长。



刘梦宸：现代舞者，北京舞蹈学院艺术学硕士，北京舞蹈学院青年教师，国家艺术基金人才扶持项目获得者，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。



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

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杨丹

这是一部关于青春、成长、生命的新杂技，回归起点，颠覆传统。

这是从传统中来，走出了现代感，还将走向未来的新杂技剧场。

每个人的青春都有独属自己的名字，你的青春叫什么？透过舞台，让我们一起找寻青春的另一个名字。

原来杂技还可以这么演

东方欲晓。一道炙热的光束映入眼前，穿过那束光，越过那道门……眺望，仿佛曙光就在前方，是生的希望，却道阻且长……携着勇气和信念，朝着光和梦想的方向，我们追逐、奔跑、跌倒、成长、再出发。

8月9日晚，由湖南省演艺集团出品，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在湖南大剧院成功试演。在力与美，惊险与赞叹，叙事与抒情中，77分钟的节目给了观众一个全新的感受：原来杂技还可以这么演！

9月9日晚，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参加“湘”遇系列·宁夏第三届湖南文化周，在宁夏人民院场演出，获得了当地观众的

热情欢迎。

10月15日晚，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将在湖南大剧院正式公演。

这是一部美好真实且治愈人心的舞台剧，这也是一台突破传统概念破圈呈现的新杂技剧场演出。

该剧汇集了编剧、总导演刘梦宸，视觉总监任冬生，服装设计阿宽，作曲石一岑，舞美设计王立峰等国内顶尖剧目创作团队，也是湖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。

近日，记者对话艺术总监赵双午以及编剧、总导演刘梦宸，感受“青春”背后的故事。

杂技的未来在创新

湘江周刊：赵团长好，《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》本月15日就与观众正式见面了。我非常有幸在8月9日的试演中，提前看了这个节目。这个创新的新杂技，打破了对传统杂技的观感。请问，它跟以往的杂技剧有什么不同？或者说，它的创新点在哪里？

赵双午：这个剧的创新点在跨界融合。它不像传统杂技那样以炫技为主，而是更加强调作品的情感表达，更注重与观众形成情感共鸣。我们大胆地运用现代舞的编创方式对传统的杂技技术进行结构、重组，形成一些能表达情感的新技术形式，然后将纪实影像搬上舞台，相互作用，最终呈现出作品想要表达的意境。

湘江周刊：这个节目想向观众传达一个什么主题或理念？

赵双午：我们想通过一种青春的力量，表白青春。每个人的青春都有独属自己的名字，也都会遇到迷茫和困境，但最终都要勇敢面对，并鼓起勇气往前走。

湘江周刊：你是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（原湖南省杂技团）的当家人，能简单介绍一下近年来湖南杂技的成绩吗？

赵双午：我们始终坚持守正出新，坚持走创新发展的道路。想办法做点新的东西，创作辨识度高的作品，形成自己的风格，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近年来，我们团创作演出的杂技作品有：杂技主题情景剧《芙蓉国里》、原创杂技剧《梦之旅》、杂技儿童剧《森林奇境》、跨界融合舞台剧《加油吧，少年！》，以及杂技节目《丝路芳华——柔术造型》《荷韵——单手倒立》、滑稽节目《小夫妻》等。并两次入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，获得湖南省精神文明贡献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杂技“金菊奖”、乌克兰国际杂技节“金果子”奖。这几年的国际演出也一直在刷新纪录，其中《梦之旅》国际巡演达600多场。

致敬青春 礼赞杂技

湘江周刊：不管什么艺术门类，创新总是很难并充满挑战性的。在这个节目的编排过程中，我们碰到一些什么困难，又是怎么去克服的？

刘梦宸：这是一部讲述每一个渺小且又伟大的生命个体的作品。我们试图在形式上以杂技语言为本体，将传统杂技的技术进行提炼、解构、重组、再编创，力图创作一部在形式上创新，但在情感上朴实并普世的新杂技剧场。

困难肯定是有，因为我们总是在一次次挑战极限。他们讲我在排练场特别凶，工作中与生活中差距特别大。我要求确实很严格。演员们哭过，我也哭过。我大哭过三四次，小哭过无数次。有几次直言要“分手，决裂，排不下去了”。这个哭，有感动的哭，有受伤的哭，有未能完成理想中的动作焦虑的哭。好在我们最终都坚持了下来。

湘江周刊：“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”，这个名字非常文艺，乍一听似乎和传统的杂技搭不上边。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，是主题的需要还是另有故事。

刘梦宸：“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”的诞生是一场缘分。13年前，我曾在北大讲堂，听过一句话“年轻人你们没有什么害怕的，因为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勇敢”。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，那个时候我就想未来一定会以这个名字创作一个作品。但这个念想一直就埋在心里，一直没有契机去实现它。直到我与湖南杂技，与赵双午团长相遇，碰撞出这个新杂技剧场。

让我们永远青春！永远热泪盈眶

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是什么？是希望，像一束微光，奋力冲破黑暗；是迷茫，在不断寻找，却迷失了方向；是坚持，跌倒了失败了，爬起来再出发；是勇敢，要敢于挑战，去乘风破浪；是成长，风雨后可见彩虹，耕耘后终有收获……

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当剧终，所有演职人员走上舞台深鞠躬谢幕，

湘江周刊：演出中，那些传统的技巧、精彩的绝活都还在，如柔术、叠人、车技、钻圈、抖空竹、爬杆，可感觉又不再是原先心目中的杂技了。综合性非常强，充满了现代感。这是不是以后杂技的发展方向？

赵双午：确实，我们在这个剧里尝试了一些新的杂技形式，所以我们称之为新杂技。不能说这就是杂技以后的发展方向，但可以说这会是未来杂技发展多方向中的一个方向。如果说湖南杂技能为全国杂技探索出一个方向，这是我们的贡献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

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杂技形式也是前辈们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继承传统并创新发展而来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依然要接好创新这个接力棒，让传统杂技紧跟时代潮流，顺应社会需求。

湘江周刊：杂技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有人说许多行业会被高科技取代。如果高科技打破了人所能挑战的身体极限，杂技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

赵双午：这个话题一度在杂技圈内争论得很热烈。这段时间以来，随着这个剧的试演成功，渐为人知，我也就这个话题和很多圈内圈外的朋友进行过深入的探讨。

科技的进步肯定会对杂技造成很大的冲击，这个毋庸置疑。打个比方，未来机器人翻跟斗会比你翻得更快更多，看起来更惊险。杂技是一门挑战极限的艺术，智能时代可能会颠覆我们的“极限”概念。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身体的极限上，而要扩展到更高的精神层面。让炫技的杂技变成走心的杂技，或许未来的路才会更宽广。如果只有技术肯定就会被高科技所取代，所以我们的节目还必须要有情感，有故事，所以我们要不断探索，不断创新。

我对杂技是有信心的，它从传统中来，走出了现代感，还将走向更广阔的未来。

我觉得，它们是属于彼此的。做这个剧，要创新，本来就需要莫大的勇气。湖南人是敢为人先，可以草自己的命的。赵团是勇敢的，所有演员们是勇敢的，我自己，虽然不是湖南人，也是勇敢的。

这个剧可以说是我们共同完成，互相成就。赵团给予了我很大的创作空间，我也是非常投入进去，不仅是投入专业，更有情感。我们彼此很珍惜，最终达到了双向给予、双向获得的效果。

湘江周刊：在演出开始前，幕布上，是一扇门的巨幅照。这扇门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吗？

刘梦宸：我一直以为杂技演员都是超人，从生下来就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。但当我真正接触了他们，见证并共同经历了这份创作后，我才知道他们也只是普通人，只是做了普通人不会做的事。我很庆幸有这场缘分，让我的世界开了一扇门。而这扇门，是艺术和真诚带我进去的。

湘江周刊：我注意到这个节目的提法是“新杂技剧场”，而不是“新杂技剧”。请简单介绍一下这其中的区别。

刘梦宸：剧场这个概念应该是来自舞蹈界，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皮娜·鲍什，它运用舞蹈以及戏剧表演与各类视觉艺术交融，它强调这是一种剧场方式，是不同于“剧”的概念。它要表达的是与当代现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或经验，但重点不在连贯地讲述，而是以蒙太奇式的剪辑、拼贴在多重时空中进行解析、重构，在音乐使用上不讲求原则，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一类。

许巍的《完美生活》在剧场大声唱响：青春的岁月，我们身不由己，只因这心中，燃烧的梦想……热情的观众们和着节拍，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时，我想，每个观众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。正如，现场一位“00后”观众响亮的回答：“我的青春不能‘躺平’和‘内卷’，青春应该是奋斗。”

让我们永远青春！永远热泪盈眶！

湘江观潮

温明涛 姜倩

锦绣山河，国泰民安；岁月静好，灯火辉煌。电影《长津湖》作为建党百年“中国胜利三部曲”的中坚之作，选择在9月30日——“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”正式上映，单日票房达到了4.26亿，获得了中国影视战争片单日最高票房纪录。

这部堪称“中国影史最贵的电影”，以片长176分钟，超过5年时间的剧本打磨，7万多人次的配合演出，不计数的服装道具、军事装备购置，百公里的战役场景准备，无疑为中国重工业影视行业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

《长津湖》以个人的微观视觉作为主线叙事，战略层面的宏观角度作为支线进行发展，既在情感交流的潜移默化中，还原了战争的前因后果，也没有因宏大历史题材让整部影片形散空洞。通过长津湖战役，投射出中国人在抗美援朝中体现出来的智慧与胆识，同时与“家国情怀的薪火相传”相辅相成，可谓是“恰逢其时，意义重大”。

影片《长津湖》艺术再现了这场战役的残酷与悲壮，同时也展现了作为中国军人的勇气与智慧。它的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阶段，能让观者体会到国与家是息息相连，不可分割。影片在细致入微刻画每一位角色家庭背景的同时，宏观上永远保持着战争进程的步调统一，由家进国、以国见家。

故事从吴京老师饰演的伍千里说起，伍千里带着大哥伍百里的骨灰回家，交代人物背景、归家情感的同时还带着新中国的津贴。作为世代代生活在水船上的家庭，国家给予的土地意味着新中国的解放思想，以此由小家温情可见大国思想。当伍千里的父亲知道他是部队连长的时候，不禁向儿子敬酒，这是伍千里带回来的军人荣誉。在当时，农家身份仍能够得津贴、分土地，这就是新中国之所以谓之“新”，从另一角度再次印证了国就是家，家就是国。

由朱亚文老师饰演的梅生是一位部队知识分子，他是母亲的孩子，是妻子的丈夫、是女儿的父亲，在退伍之际仍然骑着单车奔赴部队，二次重返战场，直视战争的恐惧。面对临行前女儿的疑问，梅生给出的答复是“这场仗我们不打，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，我们出生入死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打仗。”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在守护自己的女儿；作为一名军人，他在保卫祖国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他在承担时代给他的重任：“打赢，带他们（新兵仔子）回家。”

同样，作为主席儿子的毛岸英，毅然决然请赴战场，毛主席虽然不舍却顺应孩子保疆卫国的意愿，在毛岸英传话七连奔赴战场时，他一时语塞没有忍心说出命令，在那一刻，毛岸英看到了千千万万个与自己相同的孩子，他是主席的孩子，亦是人民的孩子。自古家国不能兼顾，这样才会让观者更切实感受到真实的历史在场及大国气度。

而导演在对角色的刻画当中，雷雕生的人物特色无疑是对先辈真实性体现的点睛之笔。为什么他是七连的“雷爹”？伍千里对雷爹说打完了仗跟自己回老家，雷爹虽然扭扭捏捏但心里早已答应，在雷爹眼里部队就是自己的家，战士们都是自己的“孩子”。他教导伍万里作战要知道保命，但却在发动总攻时，选择只身转移标识牌，保护了连队所有的孩子。我们的先辈用血肉之躯抵抗侵略，但终究他们也是凡人之躯，在战士们心里冲锋陷阵、严厉护短的雷爹，弥留之际他想回家，唱起了家乡的小曲儿，又一次印证了：家就是国，国就是家。

不得不佩服导演结合家国情怀进行人物微观刻画的同时，对于精准把握情感的宏观输出。《长津湖》为什么如此感人心魄，影片用语言艺术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理：大音希声。如果将自己带入抗美援朝的历史现场后，观众会发现这种处理方式十分真实，有些事情不需要去说，也一定会去做，即使没有说出来，依靠画面、人物也可以真实地呈现。正是这种没有修饰过的台词与对白，才能真正的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吧。

长津湖战役，于无声中听惊雷贯耳，于屋檐下看风雨晦暝。

影片由微至宏，由家进国，将抗美援朝的战役过程随着先辈们的家国情怀来证明：国就是家，家就是国。即使那时的我们并没有现代化武器，但我们有着最为先进的组织，有着最纯粹的灵魂。想到身后有祖国家乡、父母妻儿，我们就是祖国那万里不破的长城，屹立华夏。

国就是家，家就是国——评电影《长津湖》

麋鹿记

姜贻斌

九月的阳光，仍然炽热，一群棕色的麋鹿在欢快地奔跑。

麋鹿的体型既有大，也有小，既有胖，也有瘦，既有高，也有矮，头上一律顶着像两枝树杈的角。我眼前一大片草地，便是它们修身养性的世界，赖以生存之地。在奔跑着的麋鹿后面，约十多米远，有只麋鹿在不急不缓地行走着，其体态高大，鹤立鸡群，鹿角如枝杈夸张地伸开，充满着沧桑之感。因此，在那些麋鹿中显得格外不同凡响。旁人告诉我，那就是麋鹿王。言语间，竟有种敬意。麋鹿王明显是在压阵，眼睛机警地四处张望，好像负有观察来自任何威胁的使命。

我站在围栏外面，距离麋鹿王不过咫尺而已，因此我看得很清楚。我仔细地打量着麋鹿王，发现它脸上似乎流露出几丝淡淡的哀伤，我不明白这种哀伤究竟从何而来。是否有麋鹿莽撞地从围栏里逃出来了？或是有麋鹿生病了？据我猜测，麋鹿王之所以有这种淡淡的哀伤，是因为它还在为数月前被洪水冲走的幼崽感到伤心吧！

必须承认，麋鹿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，其威胁来自于大自然。每年三四月间，正是麋鹿下崽繁衍的月份，这本应是它们感到高兴的事情，因为又有新的生命到来。而很不幸的是，在这个敏感期间，长江的洪水便呼啸而来了。滔天的水浪，蛮横无理地冲击着两岸的堤坝，它咆哮着，它疯狂着，像无数威力巨大的水弹，掀起冲天大浪，像困兽般无情地吞噬着两岸的房屋、田野、牲畜，甚至人类的生命。因此，一些命运不济的幼崽，就被水浪残酷地冲走了，冲到无边无际的下游去了。

据旁人介绍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群麋鹿，竟然也是多年前从上游冲刷下来的，它们绝望地在洪水中挣扎、嘶叫。尽管它们善游泳，却终究抵挡不住滔天的水浪，因此，一些麋鹿就被洪水冲了下去，竟不知其命运如何。至于那些命大的，或死死地抱住某根树木，或躲藏在某个水湾里，于是，便在这里留下来，在此繁衍后代，渐渐地，队伍也壮大了起来。其实，当年的那场洪水，还不知冲走了多少麋鹿，它们在波浪中拼命挣扎，与洪水搏击，企图游到岸边。有的失败了，被洪水卷走了。有的胜利了，终于冲到了岸边。

那么，眼前这只忧郁的麋鹿王，是否还在牵挂那些被洪水冲走的幼崽呢？为它们的命运感到担忧呢？不然，它脸上又为何流露出忧伤的表情呢？它多么希望那些被洪水冲走的幼崽，能够奋力地与洪水搏击，能够侥幸地冲上某段河岸，在那里生存下来。说不定，在某个时候，它们还能够见面，亲昵地团聚在一起。其实，包括这只麋鹿王，不也是同样被洪水冲下来的么？只不过它跟某些伙伴幸运地游到了江岸，终于留在了这片青草茂盛的土地上。因此，它们应该感谢这片土地，因为这片土地就是它们的福地。

其实，它们哪里愿意长途迁徙呢（如果这叫迁徙的话）？在自己原来繁衍的土地上，不是能够更好地生存么？它们熟悉自己的家园，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，熟悉它们的主人。它们之所以来到了这里，完全是出于被迫性的，是不由自主的，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于是，它们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，让动物志愿者收留了它们，并且得到极好的照顾。幸亏它们的胃口并不贪婪，并不需要多么奢侈的食物，那片嫩嫩的青草地，便可以让它们生存下来。河岸边有充足的青草，这就是它们生命赖以延续的保证。

九月的阳光，仍然炽热，一群棕色的麋鹿在活泼地奔跑。它们眼前是浩浩荡荡的长江，长江的脾气具有间歇性发作的特点，如果没有发威时，水面平静而缓和，承载着巨大的船只，缓缓地朝下游走去。这时，麋鹿王抬起头来，湿漉漉的眼睛凝望着长江，似乎在祈求这条奔腾不息的江水，再也不要发脾气了，再也不要冲走它的后代。

自古以来，麋鹿被称为吉祥之物，古人曾经把姜太公的坐骑指为麋鹿。姜太公以麋鹿代步，好不逍遥。我不仅没有像先祖那样坐过此物，也不曾像今天这般近距离地观察过它们。

这次在岳阳的长江边，我终于近距离地观察了它们，看到这群活蹦乱跳的动物——四不像。它们的长相极有意思，竟然面若马，竟然角像鹿，竟然尾如驴，竟然蹄似牛。

